

# 通達自適的蘇東坡

· 于真 ·



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有名的才子之一，他的作品不管是文章或是詩、詞，每一篇定，均被世人傳誦。凡是讀過東坡作品的人，沒有不喜歡他的飄逸和瀟灑、豪放與熱情，以及他對人生的精妙參悟。「文如其人」這句話用在東坡身上，實在十分允當。千載之下，我們展讀東坡的詩文，猶能看出他超人一等的聰明智慧和豪放不羈的人生態度。

人生的旅途，每人各有不同。有的人是平平凡凡、穩穩當當，既無洶湧澎湃的高潮，輝煌騰達，冠蓋群倫，也無一波三折的坎坷命運，淒慘悲涼，痛苦難堪；終其一生，只似一條靜謐的小河，潺潺汨汨，緩緩而流。有的人則是波濤洶湧，高潮迭起；得意時，叱吒風雲，不可一世，落魄時，纍纍傷痕，飽嘗苦難。所謂得意與失意，只是比較而言，志行遠大的人，如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，力挽狂瀾，不畏艱難，一時的禍福，根本不看在眼裡；而一般的人，小有成就，即欣喜不已，稍遇挫折，又哀傷欲絕。

東坡一生的遭遇是很不得意的，尤其是他的政治生涯，更是屢被貶謫，既不容於王安石的新黨，也不容於司馬光的舊黨，夾在新舊兩黨的政爭中，兩面皆沒討好。如果東坡安於小成，只想以文學傳世，他自然不會有很多的苦惱，終日可以青山綠水為伴，以閒雲野鶴自居，飲酒賦詩，何其逍遙。偏偏他是入世觀念很深的人，一心想要淑世，盡忠國家，造福人民；還可以從他小時候如滄茫的胸懷和一生不畏橫逆的志節窺看出來。

東坡一生宦海浮沈，頗不得志，而生活、環境的惡劣、窮困，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忍受。但是，東

坡卻能從痛苦中挺拔出來，養成豁達開朗的心境，寫出豪放飄逸的不朽作品。東坡最有名的代表作，如赤壁賦等，差不多都是遭遇挫折以後的作品，這使我們明白，任何的波折與打擊，對於一個不甘心被命運捉弄的人，只是一種鍛鍊的機會，他的人格自會從失敗的經驗中提升而起，一切的愁苦，反而成為奠定他成功的基石。

東坡才氣縱橫，可惜常常因口舌而肇禍，「烏臺詩案」即記載他被誣陷的本末，如元豐二年七月二日的舒亶劄子中說：

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。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，則曰：「贏得兒童語言好，一年強半在城中。」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，則曰：「讀書萬卷不讀律，致君堯舜如無術。」陛下興水利，則曰：「東海若知明主意，應教斥鹵變桑田。」陛下謹鹽禁，則曰：「豈是聞韶解忘味，過來三月食無鹽。」其他觸物即事，應口所言，無一不以譏諷無主。

又如東坡有「詠檜七絕」二首，其一云：「凜然相對敢相欺，直幹凌空未要奇。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惟有壑龍知。」毀謗他的人便面奏皇帝，謂：「陛下飛龍在天，軾以為不知己，而求諸地下之壑龍，不臣孰甚焉？」幸神宗憐愛，才沒有被判死罪。

宋神宗實在非常喜歡東坡的才華，可惜被權臣誣蔽，未能重用。宋史東坡本傳有一段很感人的記載：

宣仁后問曰：「卿前年為何官？」曰：「臣為常州團練副使。」曰：「今為何官？」曰：「臣今待罪翰林學士。」曰：「何以遽至此？」曰：「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。」曰：「非也。」曰：「豈大臣論薦乎？」曰：「亦非也。」軾驚曰：「臣無狀，不敢自他途以進。」曰：「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誦卿文章，必歎曰：『奇才，奇才。』但未及進用卿耳。」

今日讀此文，真是令人欷歔不已。我們一方面為東坡的含冤抱不平，一方面為東坡得到知音而慶幸，只可惜神宗知奇才而不能重用，終成為憾事。蘇子由為兄撰墓誌銘，說：

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，見惡不斥之如恐不盡，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。因此數困於世，然終不以為恨。君子求仁得仁，夫復何恨？

東坡也很明白自己的個性，「梁谿漫志」中說：

東坡一日退朝，食罷，捫腹徐行。顧謂侍兒曰：「汝輩且道其中有何物？」一婢遽曰：「都是文章。」東坡亦以為然，又一人曰：「滿腹都是識見。」坡亦以為未當。至朝雲（東坡愛妾）乃曰：「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。」坡捧腹大笑。

「一肚皮不入時宜」，確是東坡一生最佳的寫照。東坡頗有自知之明，而朝雲立刻能夠點破，也是知之甚深。東坡實在很可愛，明知自己這番個性，容不得別人，必會常受陷害，而心不為忤，反而以坦然的態度哈哈一笑。宋史東坡本傳的論贊已經說過：「或謂軾稱自韜戢，雖不獲柄用，亦當免禍。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，尚得為軾乎？」的確，東坡之所以為東坡，正是因為他性情真切，胸襟放達，所以即使他的命運被安排如滿杯苦酒，他也会欣然一醉。我們在東坡的作品中不難發現，政治的挫敗，生活的困苦，不但沒有把他擊倒，變得消沈頹廢，反而轉化成一種新的生命力。曠達自適，樂天知命，參天地而為一。

東坡對人生的曠達，是常人所難匹敵的。首先，他對人生的無常，不是無可奈何的接受，而是賦予積極的肯定。如「和子由澠池懷舊」一首詩：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是飛鴻踏雪泥。  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  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。  
往日崎嶇還記否，路長人困蹇驢嘶。

作者自注：「歲馬死於二陵，其至澠池。一澠池是他們兄弟舊遊之地。從對往歡聚的眷念，想起今日的兩地離異，不覺感歎人生飄忽無定。如飛鴻踏在雪泥地上，泥土留下的爪痕，都只是一種偶然的現象，如蜻蜓點水，旋點旋飛，飛去之後，那能再分辨原來的方向是東？是西？正如「船上偶題小詩」一首：

蛙鳴青草泊，蟬噪垂楊浦。  
吾行亦偶然，乃此新過雨。

作者只是偶然路過某地，偶然聽到蛙鳴、蟬噪，而且剛好趕上一場新下的雨，一切的景物、時空，都不是刻意的安排，正巧如此而已。人生的行徑也往往如此。

因此，東坡對人生的聚散，每每視為當然，如「走知人生要有別，但恐歲月去飄忽。」（寄子由）「嗟此本何常，聚散實循環。」（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）「離合既循環，憂喜迭相攻。」（穎州初別子由）甚且以為「人生無離別，誰知恩愛重」（同上）。東坡是個達觀的人，凡事不僅逆來順受，而且要積極奮發。事在天的部分，自然無為；事在我的部分，努力自修。雖然他曾感慨的說：「人生如朝露，白髮日夜催。」（登常山絕頂廣麗亭）「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。」（西江月）「此身如傳舍，何處是吾鄉。」（臨江仙）「人生行樂耳，安用聲名籍。」（和子由除日見寄）但他更認為「君看厭事人，無事乃更悲。」（秀州僧本堅靜照堂）「才多事少厭閒寂」（越州張中舍壽樂堂），即使在除夕之夜，也還勸人「努力盡今夕」（守歲）。

因為東坡對人生有通達的觀照，所以他對人生的追求，並不過於執著，「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算著甚乾忙，事皆前定。」（滿庭芳）「富貴在天那得忙？」（送劉道原觀南康）雖為宿命的思想，但是「泗洲僧伽塔詩」所謂：

耕田欲雨刈欲晴，去得順風來者怨。  
若使人人禱輒應，造物應須日千變。

可見東坡實在不是個宿命論者，而是個非常達觀的人，因為它不只凡事能替別人著想，甚至都替老天爺設身處地了。人所以不能萬事如意，主要是因為老天爺愛莫能助。

東坡對人生的參悟，除了天生的稟賦外，佛家、莊子、陶淵明的思想對他影響極大。東坡天生俊才，又愛讀書。胸中書卷繁富，經傳子史之外，佛經、小說、雜記，無所不讀。而特別喜歡佛經、莊子、陶淵明。東坡交遊甚廣，與僧徒往來十分密切，在東坡全集中，書贈僧友與描寫寺廟的作品極多，如「送參寥師」一首：

……欲令詩語妙，無厭空且靜。  
靜故了群動，空故納萬境。……

它雖然是指寫詩的技巧而言，但是極富禪機。「空」與「靜」正是佛家的法門。他在「寶山書睡」一詩自述說：

七尺頑軀走世塵，十圍便腹貯天眞。  
此中空洞渾無物，何止容君數百人。

當然也是佛家空觀的思想。東坡是深得靜趣的人，而且懂得「以靜制動」的政治哲學，如諫神宗書說：

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縱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動，不患不斷；但患求治太急，聽言太廣，進人太銳，願鎮以安靜，待物之來，然後應之。

又說：以簡易為法，以清靜為心。

又諫哲宗書說：古之聖人，將有為之，必先處晦而觀明，處靜而觀動，則萬物之情，畢陳於前。另外，他有一闕「臨江仙」詞，寫喝酒夜歸的感悟，非常傳神：

「夜飲東坡醒復醉，歸來彷彿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鳴，敲門都不應，倚杖聽江聲。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却營營，夜闌風靜穀紋平，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。」

「長恨此身非我有」，當然多少也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。因為受佛家思想的影響，所以對人生的苦難，東坡能夠淡然釋懷，而對名利、榮辱、得失、生死，這些人人努力追求，斤斤計較的觀念，他能夠放得開。

蘇軾早年讀莊子，快樂如遇知己。宋史本傳說：比冠，博通經史，屬文數千言，好賈誼陸賈書。

既而讀莊子，歎曰：「吾昔有見，口未能言，今見是書，得吾心矣。」莊子是個天才，下筆為文，奔放恣意，語高意妙，亦莊亦諧；蘇軾也是個天才，他說自己：「某平生無快意事，惟作文章，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。」（見宋稗類鈔）莊子和蘇軾這兩顆巨星，一先一後，燦爛輝映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珍貴瑰寶。

東坡傾慕莊子之情，時時見於詩篇，如「清詩健筆何足數，逍遙齊物追莊周。」（送文與可出守

陵州）東坡既精讀莊子，故常能把莊子的哲理予以引申發揮，如「腳力盡時山更好，莫將有限趨無窮。」（登玲瓏山）與莊子養生篇：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矣。」同一道理；又如「與可畫竹時，見竹不見人。豈獨不見人，嗒然遺其身。」（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之一）正像庖丁解牛，神與物合。當然，東坡自有他自己的才氣，天生的稟賦，並不一定都是學莊子的，但是讀書能變化氣質，東坡既精讀莊子，在潛移默化之間，心靈相契，是很顯然的。莊子逍遙、齊物的哲理，直接影響東坡瀟灑、放達的風格。

蘇轍「東坡墓誌銘」說：「公詩本似李、杜，晚喜陶淵明，追和之者幾遍。」東坡先後和陶淵明詩一〇九首，他對陶淵明的高蹈天眞、質樸自然，十分欣羨，深愧自己不能學到這般境界。東坡給子由的信上說：「然吾於淵明，豈獨好其詩也哉？如其為人，實有感焉！」（見子由「東坡和陶詩引」）他常自歎：「幾時歸去，作個閒人，對一壺琴、一壺酒、一溪雲。」（蘇幕遮）可惜蘇東坡入世太深，終其一生都是浮沈在宦海上，不像陶淵明欲仕則仕，欲隱則隱，既能過著閒適恬淡、悠遊自在的生活，這點確是東坡比不上陶淵明的地方。不過，陶淵明詩中所表現的優閒平淡的意境，對東坡確是一個刺激；吾雖不能，而心嚮往之。

說詩碎語說：「蘇子瞻胸有洪爐，金銀鉛錫，皆歸鎔鑄。」東坡的政治生涯是失敗的，但是他的智慧及才氣，使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異彩，這固然是由於得天獨厚的天才妙悟，也是因為胸中讀書甚多，隨時俱化，無入而不自得。

自古英雄多帶有幾分悲劇性，蘇軾當然也不例外，但是他能從現實的悲苦中提拔出來，達觀自適，這便是他可愛、可敬和可貴的地方。東坡從佛家學會了空觀和靜趣，從莊子學會了放達和超然，從陶淵明學會了優閒和平淡，使他對人生衆相能有通達圓滿的觀點，毋意毋必，不偏不激，不管是順境或是逆境，都能跳開一層，站在欣賞的眼光，肉眼看世界，心眼看自己，所以表現出灑脫豪放的個性，令人喜愛。